

譚
津
文
集

一

解律文集

譚
津
文
集

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上海涵芬樓影
印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藏明
弘治己未刊本

鐔津文集引

吾佛以法付諸王臣蓋欲久其傳也自
商周流虹貫炎漢夢金人西方大教於
是乎東流真丹際遇

金輪世主會三教角立焉佛化行乎中
國愈久益盛代有其人與像季已還教
門削弱日益薄矣蓋人與世異故也豈
佛法有所損益乎逮宋仁廟時大士嵩

明孝引
禪師者出具尔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
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蓋沿
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絕出
至公之論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
編獻之

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
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
不眇忽也明乎大士受西聖之屬而應

世與夫王臣扶護宗乘者於其內攝外
護而綿歷無窮孰能諒乎今亦昭其馮
有以也然弘治丁巳吾寺為統禪講名
僧開士坐夏間而老弊言于衆曰正法
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絲懸九鼎乎既
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
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
重梓而廣傳其殆庶幾乎余槩而言之

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
有剎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
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羣欲因
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
與衆卿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
爾心但行中捨罄已之有可使行檀而
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為未
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

釋亦或有助也於是往往視予意有所
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嘻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然河海不擇其細流故能就其
深矣雖然第愧其審克之而未詳則如
之何勿思深惟天下之士世之著顯者
皆英偉雄傑之才負天下台輔之望盖
明乎治世聖賢之道克輔

皇明之政治殷何暇眷彼佛乘先通經旨

佛氏之徒悉屏文字唯脩靜慮若夫二
氏之教有異乎而在道必然也於其吐
言持論不出乎情見動輒有礙焉得不
為之異若是語默動靜不墮落藝境圓
融無礙而一趨於大同豈不然乎今時
尚竒騁異粘綴成編何太駸駸至于頗
僻者無裨於教不若夫丕休哉余寔膚
淺嘗讀壇贊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

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於是如登繆
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苟又差互不少
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微有誤處則校
也時有興聖德海為書而剗刷盡工猶
夫佛印所謂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
無盡卷也固願是書溥海流布日望君
子躋之試一披覽何惑結而不自解如
轉丸耳蓋使人人咸崇

佛化同底于道也如是則陰翊

皇度無窮焉

大明弘治十二年四月八日薨庵沙門

嘉禾如卷引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

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蒜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

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
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
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
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
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
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
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
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
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
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

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
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
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
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
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
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
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
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
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
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
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
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
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
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
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季乃抱其書以游京
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
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
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
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

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